



冬日的歌

□ 王潇琦

去故宫那天,恰逢北京的第一场雪。走进故宫,只见细密的雪花飘在朱红的宫墙上,停在橙黄的琉璃瓦上,落在精心雕琢的汉白玉栏杆上……眼前的景色美得如一幅画。

风来时,雪花轻轻飘扬,它们手牵着手,忽而直上,忽而打着旋儿悠悠飘下,轻哼着一首洁白的歌。雪花的歌是静默的,静默中含着“洒空深巷静,积素广庭闲”的浪漫;雪花的歌是喧闹的,喧闹里有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壮阔……

千百年来,冬日和雪的印记曾出现在无数文学著作中:在《小雅·采薇》里、在《红楼梦》薛宝琴“踏雪寻梅”里、在昭君出塞图里、在艾青的诗歌里……

冬日和雪的印象也存在我的记忆中:在老家

冬夜的院子里,也在我工作后的每次建设征程中,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冬日印象,出自那一段与铁道兵有关的历史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,铁道兵来到被冰雪和森林覆盖的“生命禁区”,参加嫩林铁路大会战。

跨冰河,踩塔头,翻雪山,穿密林……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原始森林里,战士们高擎红旗,身背行囊,肩扛工具,携手并进。他们用斧头和镐头清路障,用冰水和雪水应付生活急需。

在这里,他们要战胜冰冻期长达7个月、最低气温达零下57摄氏度的奇寒气候,要面对吃人的塔头陷阱,要克服数不清的嗜血牛虻……战士们腿

冻麻了、手冻裂了、鼻子冻伤了、脚冻肿了,但没有人叫苦,没有人掉队,哪怕是战友牺牲,其他战士们也只会擦干眼泪、紧握双拳、齐声高喊:“要将战友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。”誓言简洁而铿锵有力。他们用火一般的热情和无畏的气魄,将钢铁工程建在这白色大地上,让冬日的歌在大兴安岭恒久传唱。

如今,一条条钢铁大道四通八达,人们乘坐列车在故宫相会,欣赏着故宫初雪。雪落时,我仿佛听到,那茫茫林海中传出的嘹亮军号声,那白雪皑皑的兴安岭上轰隆隆的开山炮响,伴随着这首冬日的歌回荡在你我耳畔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

大路歌会

石黔梦 铁建情

□ 陈福得

这是我的梦
这也是我们的梦

梦里
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的千年慨叹
将我们 召唤到这里
寻着巴山楚水的古老文明
我听见沉重的撞击声
在崎岖的山谷间回荡
那是铁建人在开凿着
走出大山的梦

我 听到了
听到了你用岁月沉淀的声音
轻声地告诉我
走出大山
这是先祖们一辈又一辈的期盼
这是石黔人一年又一年的呐喊

于是,铁建人来了
穿越历史的回廊
带着尘封已久的期待
把混凝土、钢筋和富强
浇筑进繁荣石黔的动脉

是的,我看见了
他们用高高的脚手架撑起希望
苗土大地留下他们滚落的汗水
将繁荣石黔的蓝图精心描绘

是的,我看见了
石黔经济打破了崇山峻岭的险阻
正一步步迈入发展的快车道
武陵大山也正缓缓步出“闺阁”
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

从今天起
梦不再是梦
等待不再是等待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局三公司

再续筑路情

□ 柯 贵

每次乘坐飞机回家时,我都会俯瞰大地上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,带着欣赏美丽山河的闲适,也带着身为筑路人能在高空俯瞰自己“作品”的自豪。

自从加入中国铁建,我就跟爷爷、父亲成了“同行”,作为不同时代的筑路人,我们都亲手修过路。

爷爷在我出生前两年就去世了。有关他的故事,我都是从父母、姑姑那里听来的。他们说爷爷曾是乡里养路队的工人,负责修补村里唯一通往县城的路。记忆里,那条蜿蜒在大山深处的狭长山间土路,坑坑洼洼,一下雨就泥泞不堪。我想象着爷爷用扁担挑着装满沙土的竹筐修补道路的场景,想象着他风里来,雨里去为乡亲们保障交通的艰辛。那条承载着全乡人关于“山的那边”遐想的土路,浸满了爷爷的汗水。

我的父亲,还未成年就跟着村里的师傅学泥工手艺,学艺3年,后来终于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泥匠。在新农村建设时期,他参与了村道的修建,获得乡亲们的一致好评。

“爸,你每天起这么早砌墙、粉刷,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,不会厌烦吗?”上初中时,看着长年累月在烈日下劳作而被晒得黝黑的父亲,我问道。父亲总笑而不语。后来,我才逐渐明白,为了给我和哥哥凑足上学的学费、生活费,为了给我们兄弟俩“修筑”一条通往远方的路,父亲觉得再苦也值得。

“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”是每一个人或早或晚都会面临的问题,大学毕业之际,在面临就业选择时,我选择了施工行业。有人问我原因,我也许会回答是为了面试后的一张餐券,或是为了实习时工地上的温馨氛围,但从根本上讲,是为了传承爷爷和父亲的事业……

我先后参与过桥梁、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站房等项目建设。土路、水泥路、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……我一路见证着祖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时代变迁,也为能够成为“编制大地经纬”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自豪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建设基础设施事业部

感悟瞬间

工程人的朋友圈

□ 李卓林

“心中有梦,路上有光,从北走到南,一路不孤单。”不久前,刚刚完成手头工作的中铁十七局物资公司王海,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,配的是一张物资公司集大原项目实施物资集采系统试点的照片,收获了近百条点赞。

工程人的“朋友圈”,大多与工程相关,却总能迅速获赞。他们的朋友圈常常没有家长里短,因为工程建设、四海漂泊,家,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温暖的念想;他们的朋友圈里也少有哥们儿朋友,因为常年奔忙,朋友聚会常常缺席,久而久之,哥们儿也渐行渐远;他们的朋友圈里也少有城市的霓虹、市井的热闹,因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是在深山,就是在荒漠,甚至夜晚陪伴他们的仅仅只有天上的星光……

看到这些,也许有人要问,那工程人的生活是不是太苦了?如此无趣的朋友圈为什么总能得到那么多点赞呢?

我想有这样疑问的人,一定是没有真正看过工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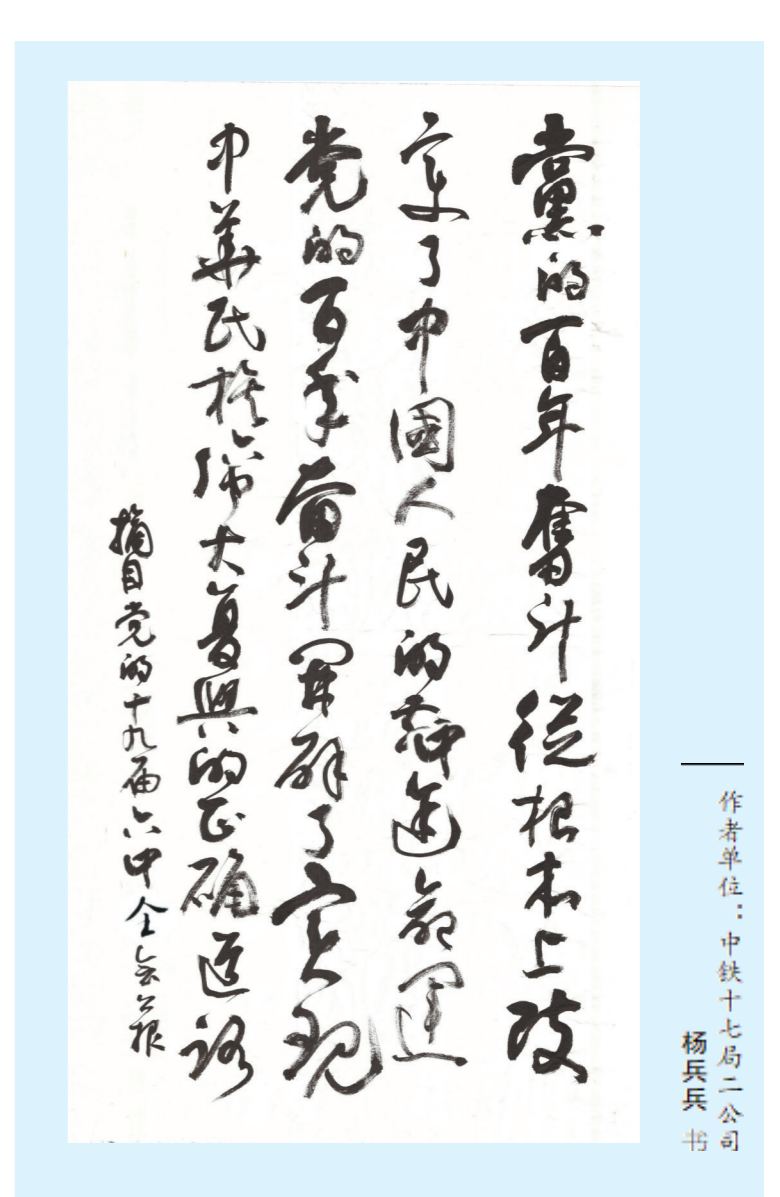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朋友圈,作为工程人,我透过大家朋友圈看到的是:编写标书员工在发出中标截图后的喜悦;会务组成员在会议圆满结束后合影中的欣慰;苦干数年的施工班组长终于迎来竣工时的激动;新入职员工在奔赴第一个项目时的憧憬;还有因为工作繁忙久未归家的员工,见到反向探亲的妻儿时的幸福……

工程人的朋友圈,有奔波辛劳,更也有成就收获;有时难免失落,但更多的是温暖和欣喜……看,工程人的生活其实也有着别样的美。

早上6点,许多人可能还在梦中,但城市已经开始苏醒,有些人,已经忙碌起来。接到紧急任务的王海,已经和几位同事汇合,从公司本部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了。

路上,王海随手拍下初升的朝阳,打开朋友圈,将这张照片上传,写下“奋斗令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,责任令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!”按了发送键……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七局物资公司

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七局二公司
杨兵兵书

筑路情怀

冬雨见贵南

□ 徐俊豪

小雪过后,北方已是银装素裹,地处南方的广西雨水也是格外充沛。

天空灰得泛白,窗外薄薄的雨雾如同轻纱般笼罩在天地间。远山静静屹立,颇有些水墨江南的意味。广西的雨初时缓,再渐急,听着雨滴敲打在窗上的滴答声,我突然想出去看看,看看建设者们如何在这寒风冷雨中大展身手。

撑起一把小伞,裹紧身上的衣衫,我慢慢地向梁场走去。空气中的灰尘被雨水洗刷沉淀,鼻尖萦绕着泥土的芳香。梁场前的芭蕉树四季常青,在雨中显得格外青翠,雨滴落在芭蕉叶上,顺着叶脉砸进地面的积水中,泛起点点涟漪。

走进中铁二十一局贵南高铁项目部梁场,雨声便被机器的轰鸣声渐渐掩盖,一幅幅桥梁安静地躺在放置区,梁端的防水涂料在雨幕中愈加鲜红。梁场内,工人们抢工奋战,寒风裹着雨点砸在这些汉子的身上,雨水如断了线的珠子,顺着安全帽檐落在他们手背上,龙门吊正缓缓地移动着。

与北方的雪虐风饕不同,广西

的冬天虽然不常下雪,可是这种阴雨连绵的寒冷仿佛能直接浸入人的骨子里,让人打个寒战。然而,寒风冷雨却没有打断他们的节奏,牵绊他们的脚步,一切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。

出了梁场,我往施工现场走去,雨渐渐地急了,风拥着雨,雨赶着风,噼里啪啦地砸在伞上,眼中的景象也在大雨中模糊起来。站在桥上,看着架桥机如同钢铁巨人般坚定地伫立在这嘈嘈杂杂雨中,它脚下的一条“玉带”,穿行于田野之上,蜿蜒于青山之间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雨势慢慢缓了,直至停下,一缕阳光调皮地从云中穿过照在桥身上,洒在工人们的身上,像是要赶走他们身上的寒意。

见识了夏雨的缠绵,冬雨的幽冷,我想自己大抵是喜欢雨的,喜欢看雨淅淅沥沥地落在大地上,喜欢听雨滴答滴答地敲打在窗上。可现在,比起雨来,我更喜欢雨中建设的贵南高铁,喜欢这些顶风冒雨建设八桂大地的铁建同仁们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一局路桥公司



北国风光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局
钱磊摄